

文化记忆下的腊湾老人舞研究

郭振华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 运用田野调查法等对腊湾老人舞及其文化记忆的载体性、媒介性、历史性、传承性、功能性、发展性等进行研究。结论: 腊湾老人舞以步法、伴舞用的道具以及采用的曲调等成为腊湾彝族文化遗传中重要的文化基因代码, 与民族风俗节日一起构成腊湾彝族文化记忆的符码表述系统。在文化记忆语境下, 对以腊湾老人舞为代表的民间民俗体育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为表征的文化记忆研究, 对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老人舞; 腊湾; 彝族

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的一个彝族村落—腊湾(彝语的意思是有月亮倒影的地方)自古至今流传着一种舞蹈—老人舞, 它镌刻着这个村落彝族的文化记忆。这里的老人们只要听到弦子与笛子的演奏声就会欢欣喜悦地跑出门聚在一起跳老人舞。“从早跳到太阳落, 只见黄灰不见脚……”, 祖祖辈辈如此。跳老人舞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道出了老人舞对于腊湾彝族的生活意义。腊湾彝族老人舞, 又称“玛咕舞”, 是云南省境内彝族民间一百七十三个舞种^[1]中的一朵奇葩, 是一种把伦理道德、风俗礼仪和农耕生产等内容融合在一起的风格奇异的舞蹈, 享有“人类古老舞蹈的活化石”的美誉, 有着其潜在的符码表述系统, 包涵着丰富深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1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载体性

腊湾老人舞就是一种文化记忆, 是一类知识,

一种智慧, 是一种鲜活的铭文。在上古时期, 人们便利用舞蹈来健身。《路史·阴康氏》载: “教人引舞以利导之^[2]”, 以达到驱除体内的风湿, 活动身体关节的目的。距今5000至4000年的青海马家窑出土的彩陶盆上的连臂圆圈舞, 《西南彝志》中记述的“巧舞者手执小铃舞”, 楚雄万家坝等县出土的早期型铜鼓、编钟上的舞蹈图, 唐代樊绰的“男女牵手, 周旋跳舞”等让我们目睹和感受到了彝族先民们翩翩起舞的情影。昭通霍承嗣墓壁画再现了东晋时期彝族诺苏支踏歌的情景; 公元8至10世纪的南诏宫廷乐舞《南诏奉圣乐》则是彝族大型歌舞发展的标志。元明清时期, 彝族歌舞的记载已多见与史籍, 如《滇志》中的“有罗罗者, ……女衣緝衣, 跳舞而歌^[3]”, 清人桂馥《滇游续笔》中的“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4]”等。随着岁月的流逝, 风格独特、意境悠深的腊湾老人舞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 承载着腊湾彝族的历史与文化。“黑井人、四川人等都是彝家人”就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子项目(13&ZD140);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15A154);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5yba318); 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体育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式基金课题(14jdz023)

题注: 2015年全民健身论文报告会录用论文

作者简介: 郭振华(1968-), 男, 山东济宁人。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E-mail: jsdxgz@126.com。

现在腊湾老人舞的卡若卡买若中，唱出了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传说早在洪武年间，腊湾老人舞就已盛行，一直流传至今并渐趋完善。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载体性说明文化记忆一定是通过其对象化活动并作为一种客观的活动“联结”了文化记忆自身的方方面面。同时，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载体性还表明，它以有形的载体或对象为标志，才能担当文化记忆的功能价值。

2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媒介性

对于文化记忆来说，媒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集体成员的个人记忆通过媒介才能被引入到民众普遍认可的符号系统中，才能过渡或转换为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内容的构建和传播也离不开媒介的参与^[5]。腊湾老人舞的步法、伴舞用的道具以及采用的曲调风格独特，承载着腊湾彝族人民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文化记忆。伴奏的乐器不是二胡，而是具有三根弦线的三胡。弦是用纳鞋底的线做成，弦筒处则是用羊皮绷成。独特的鼓面与独特的弦线绝妙地搭配在一起，弹奏出来的曲调悠扬深沉，音质浓重而古朴，音色低沉而古老，让人置身于远古时期腊湾彝族与大自然奋力作斗争的场景之中，听之感凄凉而惨淡。整套老人舞分“找咕”、“罗咕”与“玛咕”（即二十四跺脚）三段。其中“玛咕”是舞蹈的主干部分，有二十四套动作组成，分别代表着农历中的二十四时节。由此可见，腊湾老人舞可以被视作文化记忆的媒介，尤其是构建文化记忆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契合点：文化记忆的内容在被构建之初总是要有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媒介被挑选出来，附着人们所要传承的东西。对于腊湾老人舞来说，它同样具有这种挑选和编码的过程。同时，文化记忆如要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并且为以后的阐释或传承提供基础，往往是建立在叙事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含义或因果关系将那些媒介组合到一起。

3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历史性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腊湾老人舞的发展成为腊湾彝族人的文化“遗传”中最重要“文化基因代码”。腊湾老人舞是文化记忆的一种直观载体，自己独特的文化基

因和生存图式造就了腊湾彝族老人舞鲜明的民族特性，表达着人们的行为准则与价值体系，约束着所有的成员^[6]。腊湾彝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舞蹈种类不仅仅是老人舞这一种，但在这个村落人们跳舞一直遵循着一个规矩，即在跳别的舞前必先跳老人舞，老人舞跳完后才能跳其他舞。其目的主要是起到警戒作用。告诫腊湾的子孙孙要牢记祖先曾经生活过的故土以及他们迁徙逃亡过程中所经受的苦难与折磨，历史不容忘记。人们和着浑厚低沉的三胡音乐，一投手一投足之间感受着彝族先民顽强拼搏的苦难史；另外，腊湾老人舞也提醒彝家人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就必须把握耕种的农时以及收获的时间，腊湾老人舞二十四跺脚时刻提醒着人们要遵循二十四时节。在这里，腊湾老人舞被当成了腊湾彝族生存与生活的一种符号、一种结构和一种功能。随着时间的延续，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历史性成为文化的一种标志，更有可能成为具有见证意义的“活化石”。在跳老人舞的过程中，部族的历史被重复上演，集体沉睡中的历史被唤醒，文化记忆得到复苏。

4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传承性

文化记忆的传承必须遵循特定而又严格的形式，需要一套自己的演示方式或符号系统，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其中仪式和节日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方式。而节日场和婚庆则是腊湾老人舞最重要的传承场。届时，族群成员亲自到场参与，来实现文化的记忆功能。据当地的老人讲，过去的腊湾日子过得很贫困。婚庆喜事时，由于来道喜的客人多，客人们的食宿是个大难题。于是，充满智慧的腊湾人就在自家的院中搭起木材燃起红彤彤的篝火，通宵达旦地唱起祝福的歌谣，尽情地跳起老人舞。饿了就吃点夜宵，累了就在铺在地上的青松叶上休息。婚礼中，老人舞是重头戏。它不但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还具有祈神驱鬼的作用。腊湾的年轻人结婚时，香案上要供奉“桃花仙女、周公圣人”，相传他们是为殉情含冤而死。结婚仪式前，跳老人舞就是祈求两位神仙在沿途不要纠缠新人，保佑两对新姻缘人美满。同时也祈祷新人忠贞不渝。反映了腊湾彝族敬神

又畏又神的两重心理。在婚礼中人们跳老人舞还将做人的道理与生产生活中的某些姿态穿插其中，充分体现了彝家人的聪明和智慧。腊湾的彝族自称“罗罗颇”，即“虎族”或“虎人”，寓意着强悍与力量。腊湾彝族的“根谱”就体现在老人舞中。会不会跳老人舞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腊湾“罗罗”的好办法，蕴含着腊湾彝族的民族认同感。只有会跳老人舞，才是虎的后代。腊湾先民在不断的迁徙与艰苦卓绝的生存过程中创造了老人舞这种艺术实体，集喜庆、狩猎和祭祀等多种实体元素于一体，使本来平淡的元素变成了一种美妙的艺术。婚庆或节日则为腊湾老人舞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由于腊湾老人舞的传承途径和自身的动作特点，自从它被创建之始就保持着原有的艺术形态，体现着原生态的彝族文化亮点。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文化精英如 QWF（其年轻的时候就是老人舞的领舞，他还编出了很多生活气息浓厚的舞蹈动作，有 26 套步伐之多，有 72 个动作。）与知识分子（LGL）等在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传承中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正是凭借着地方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5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功能性

5.1 腊湾老人舞为族群提供了社交的平台

腊湾老人舞有着丰厚的乡土文化艺术内涵，精湛的表演技巧，独特的形象构造以及赏心悦目的审美艺术，称得上是一朵民间艺术奇葩。腊湾人在跳老人舞时表现出来惊人的群体心理。他们“可以没有食，不可没有舞”，会不会跳老人舞成为判定是不是真正的腊湾彝族的标准。在火把节等重大节日中，人们走出家门汇聚在一起。这个群体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性格或智力相似与否，只要他们形成了群体，他们就拥有了一种集体心理，这种心理让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来感觉、思考和行动。在群体中，任何情绪、任何行为都具有传染性^[7]。腊湾老人舞为人们彼此更好地进入角色筑起了平台，大大提高了族群的认同感。

5.2 腊湾老人舞满足了祈福纳吉的心理需求

人的社会行为是在由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和规范构成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它具有超越个人和心理的性质，其中宗教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支配作用。腊湾人婚礼中，要跳老人舞、供奉“桃花仙女、周公圣人”、跳火盆、爬油杆、祭山神等以及腊湾彝族对天神、地神、万物神灵的崇拜等等无不显示着巫术的踪影。巫术施加影响的对象虽不具有人格的力量，但它同样显示了原始人类试图通过咒语、魔法的力量改变、控制、操纵自然界事物的意志和愿望，各种各样的巫术施加对象，不论是人、神，还是自然界，都包含着巫术主体的激情、联想、想象力及生命意识。尽管巫术本身是非理性的，但原始人类根据同类相生和交互感应的法则在巫术中却建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即相信凭借咒语、魔法的力量，可以使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符合人的愿望。正是在这种原始哲学的支配下，腊湾彝族人通过自己的想象、幻想及同类相生和交互感应，让禽兽得以猎获，才可以借助神明的力量免除饥荒、瘟疫、战争、死亡的灾难，才可以欣慰地把欢乐、幸福和安宁带给人间。总之，不论是天上还是地上，不论是神还是自然力量，在腊湾彝族那里，通过巫术的神秘咒语和魔法，都可以得到自我实现。老年人死时必请毕摩为死者“开路”，它虽然不表现为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但在这种粗糙的人生哲学里面，却包含着腊湾彝族对自然规律的非理性的认识，包含着行为主体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美好憧憬，以及支配自然界的激情、意志、自信心和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是腊湾彝族精神和力量的显示，包含着腊湾彝族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包含着对某些超常力量的认识、理解和解释。腊湾彝族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及结构秩序的安排并不是出于梦幻，或无稽之谈，恰恰相反，它完全是一种意识到的构想，并且包含着虑始人类的宇宙观和神话哲学^[8]。无论是腊湾彝族的老人舞，还是图腾，巫术，大都具有祈福纳吉的象征意义。

5.3 腊湾老人舞满足了种族繁衍的需要

文化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即种的繁衍。这既是人类自身延续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延续的需要。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关

系。革家人特别注重婚礼蕴含和昭示出这个民族的各种生存理念。在腊湾人的接婚礼仪中恋爱自由，结婚办喜事的程序仪式复杂。种的繁衍不仅创造了家族，氏族、部落的种种血缘群体组织形式和关系，也创造了婚姻、家庭及亲属、氏族、胞族、种族、部落的种种制度。一些仪式过后，要跳了老人舞，舅舅家才可以开酒坛，腊湾彝族作为能歌善舞的民族，才充分体现出来。通过这些歌舞，种的理念、血缘观念、婚姻与家庭观念、亲属观念、氏族或胞族观念、种族及部落观念等等得到加深和强化，是腊湾彝族对这些文化价值反思的结果，是对这些文化特质价值反思的具体肯定形式。

5.4 腊湾老人舞满足了群体凝聚力的需要

任何群体的结合形式和强度，都是与群体同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群体的同类价值意识愈强烈，愈有聚合力。这是任何社会群体都非常注意加强同类价值意识的原因所在。腊湾彝族社会群体通过老人舞等文化环境使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群体的价值。同时，老人舞又作为一种群体的经验，价值、思想、意志等等的基本哲学信念，不断在社会化中向个体提出文化规范、价值理想及价值目标等，以便使个体成为群体的合格成员，如在婚俗、节日等重大活动中，都是要等到跳完老人舞之后才跳别的舞蹈，通过此种形式，希望人们遵守其风俗、习惯、伦理。腊湾老人舞作为一个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文化世界建构着一代代腊湾彝族的心理和价值观念、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人格及各种精神气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5.5 腊湾老人舞满足了培养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需要

爱戴长者、敬重祖先、尊崇过去在过去的宗法社会里是一种传统与美德。文化记忆使文明的薪火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文化记忆使传统社会的存在价值有了更为牢固和精确的记录和储存方式，对确立集体认同和实施道德教化具有重要作用。民间民俗体育文化在不同民族的心理形成中具有客观的价值。它不仅培养族群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而且对人的行为有强烈的控制性和制约性。火把节是腊湾彝族最盛大而又圣神的祭祀活动，届时，全民参与。在火把节期间，腊湾彝

族通过跳老人舞等活动来进行庆祝。腊湾彝族的这种民俗活动体现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互动中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正因为腊湾老人舞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贯穿了活动的始终，才使人的心理生物机制在活动中对之加以感受、体验、理解、领悟、反思，才能建构起价值意识或价值观念。这就是腊湾老人舞文化在建构价值意识中的实践性格。腊湾彝族爱老人舞，老人舞是腊湾彝族的祖（祖宗）、腊湾彝族的根（民族之根）、腊湾彝族的魂（民族之魂）、腊湾彝族的命（生命）。一个腊湾彝族人从吃奶时候起，就必须接受这个先于他经验的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然后才能形成他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因此，任何人都面临着一个先于他个人经验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具有培养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它影响着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灵魂，也维系着他们社会历史的绵续和发展。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究竟怎么发展和演变，最终决定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化世界。腊湾老人舞不仅包含着人的需要、目的，意义、价值，而且它还构成对人能够发生价值、功能的特殊世界。正是腊湾老人舞存在的这种特殊价值和功能，才能在人的心理生物机制上发生作用，才能建构腊湾彝族的心理文化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

6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发展性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发展性上。这种发展性不仅体现在重复性上，而且还表现在质变上。它不只是重现、追述文化的过去，还会作出记忆上的预示或调整，使其在自身的发展中无不铭刻有文化记忆的烙印^[9]。引起这种发展的原因多元而不同，具有文化或历史的相关性。归根到底与其背后的驱动力即推动它们的因果因素有关。主要问题是：这些力量或因素来自哪里？是来自发生发展的内部还是外部，若是前者，可称为“内源性过程”（有内在或固有的因果关系），若是后者，可称为“外源性过程”（有外部或外来的因果关系）。内源性过程体现的是发展现实本身内在的潜能、倾向或趋势。腊湾老人舞本身具有：（1）创造性、自主性和自我意识的行动者，（2）丰富和灵活的结构，（3）良性的和积极面对的自然

环境, (4) 连续的和引以为豪的传统^[10]。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机制形成。它是一种自发的、意向性的、逐步积累的过程, 涉及大多数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某些人如 QWF 老人灵光闪现或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有些片段具有特有的吸引力。这种兴趣、敬意、关注、敬畏通过各种途径散播开来, 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的态度变成了探寻或更新旧事物行动。腊湾老人舞在历史绵延中转变的实现, 归根到底, 在于人类不可少的和根本上不受限制的创造性和学习性, 能够认识到新颖性, 并能继承和传递创新, 从而持续不断地扩大他们共同的知识、技能、策略、技巧等储备。外源件过程则是反应性、适应性的, 是对外部压力、刺激及挑战的回应^[11]。它一是通过强加机制“自上而下”形成。有权力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重视它, 将其引入公众视野, 甚至强力推行时,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今腊湾老人舞得到了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 使之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2005 年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人舞进校园、组建腊湾老人舞表演队等一系列抢救性的文化救助行动相继展开。二是社会经历着激烈的变革。世纪年代初,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入, 经济水平的高低几乎成为人们判别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再加上大众娱乐的兴起、民间权威的削弱、经费来源的变迁、制度结构基础和组织基础的丧失, 精通老人舞的传承者相继去世, 传统祭祖、婚庆等老人舞文化传承场等发生了很大变化等。总之, 随着时代的变迁, 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遗产的内涵以及存量方面正在减少, 留存与生命力受到威胁。如今, 其发展日渐世微。腊湾老人舞的调控功能、认同功能、心理慰藉等功能减弱了。因此, 腊湾老人舞的发展或变迁是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

7 结束语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 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研

究拓展了研究视野。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是腊湾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历史上的痕迹, 具有活化石的见证意义, 彝族民众心中永远不能磨灭的文化符号。我们对老人舞文化记忆的研究, 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 探索人生的态度和追求自强不息、薪火传承的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态存在的腊湾老人舞的体育价值、文化价值走向与 2008 年拐点后我国体育发展的全民健身价值、文化软实力价值的取向存在趋同。腊湾老人舞的健身价值、伦理道德、行为规范, 以及民族朴实、热情的品质特征等必将能满足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过程中的文化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腊湾老人舞也随着经济洪流大潮的冲击而日渐式微, 对腊湾老人舞等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的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 [1]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舞蹈论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86.
- [2] 张荣明. 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
- [3] 刘文征撰, 古永继校点. 滇志[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996.
- [4] 清桂馥: 滇游续笔, 1813 年刻本.
- [5] 王炎, 黄晓晨. 历史与文化记忆[J]. 外国文学, 2007(4): 109.
- [6] 黄晓晨. 文化记忆[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6): 62.
- [7] (法) 勒庞著; 胡小跃译.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17.
- [8] 司马云杰. 文化价值哲学三 文化主体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27-73.
- [9] 唐少杰. 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J]. 河北学刊, 2007(2): 42.
- [10][11] [波] 彼得·什托姆普卡. 社会变迁的社会学[M]. 林聚任,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7, 20.